

蕩

175
205
10

詩傳

九

共十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反必亦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亦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

叶市林反或

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或如字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

辟多邪辟也烝衆謀信也○言此蕩蕩之上

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

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

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

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
疾威而多僻也蓋始為怨天之辭而卒自解
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蕩蕩同言其廣大而無有限
量也蕩蕩上帝本自下民之詞也君而今也疾威
而多僻何哉此怨天之詞也已下四句則復
解之所以云然者蓋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
信者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自終率
多敗以取禍耳以此言之則非上帝之疾威
天命之多僻也皆人自取耳○華谷嚴氏曰
疾威者厲王之則無所歸咎然天亦豈欲令厲
威天實為之則無所歸咎然天亦豈欲令厲
王為惡乎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
皆善而終鮮善是民自暴自棄非天使之
然王自不為善豈劉康公曰建安熊氏曰劉
天賦予以惡哉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康公定王同母弟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謂也建安熊氏曰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中人
能順其則逆天之命者也所以得禍○臨川王
循其則逆天之命者也所以得禍○臨川王
氏曰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命靡不以取
禍者眾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靡不有命靡不
○豐城朱氏曰此章正意在靡不有命靡不以
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何不善之有要
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要
其終而觀之則文成康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
王若彼其觀之則文成康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
身之者也其成康困知勉行者也傷王自暴自
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言仁義之
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
兩不為然則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之
命而自底於多辟也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
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辟也非天命之多辟也乃

非天命之匪謀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
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為怨天之辭而非
天之實有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音曾是疆禦曾音曾是培音蒲
克音克曾音曾是在位曾音曾是在服音服天降音天愆音愆
女與音女是力音力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

曹氏曰自契始封商地在上海洛湯受命亳殷地在蒙今曰殷商并舉之也疆禦暴

虐之臣也樂人於國門之外之樂培克聚

斂之臣也服事也愆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

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

王所以嗟嘆殷紂者華谷嚴氏曰二章以下

王所謂借秦為諭耳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

位用事乃天降愆慢之德而害民臨川王氏

克是為愆慢之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

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略似紂以謂與

亂同事罔不亡也自古危亂之君率是暴虐

與聚斂之臣並用蓋此兩等入實相須也非

暴虐之惡也愆慢謂天之非聚斂則無以極

爾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

之耳也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

皆培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而任公卿百

執事之位也會是在服謂以之而任公卿百

執事之事也疆禦也措克也即所謂怡德也而以為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為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歸於天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懟類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反側慮侯祝反周救靡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

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

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

流言以應對新安胡氏曰疆禦多懟流言以對者正如所謂禦人以口給之

意疆禦與前章相則

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慶源輔氏曰暴

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

自揜其惡上之人而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為

寇盜攘竊之入而反使之居內矣詛祝指厲

王而移於己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

將反移於己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

人主之欲而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

謂此也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反自交休反火交于中

側爾德不明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反布內無

側爾德不明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反布內無

側爾德不明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反布內無

賦也魚然氣健貌勢疊山謝氏曰以傲狼作氣

之狀歛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

為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孔氏曰陪貳謂副

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

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怨謗而人盛其氣

力以資稟既暴虐矣而用暴虐之怨而自以為德

馬此皆由不明在中國方且固有之德故也而其

臣皆暴虐聚斂之入而無一人稱其官者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酒面善爾以酒不李

義從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有反式號式

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

酒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慶

既沈酒於酒則所言屬王之嗜酒與紂無異王

所自為也而以為非天使之然者應首章末

四句為兩言耳既愆爾止則所謂威儀愆愆

儀也則愆也靡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

為今俾畫所載則不親也當畫日有所作

日非天使之夜則自為惡也爾之容止既自

取愆過又無明甚矣而飲酒不息曰人君荒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

叶盧反小大近喪叶平聲人尚乎由行叶戶內內異

于中國覃及鬼方反皮器

賦也音條蟴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

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

知變也新安胡氏曰所謂安其危而異怒覃

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新商曰鬼方周曰獫狁

祖紀其實一國而異其名也言自近及遠

無不怨怒也蜩蟴如沸如羹也人情怨亂

如蟬之鳴如羹之沸則小者大者皆幾於喪亡矣乃尚不知變而由行於惡不已其亦不

仁甚矣則人之怨怒豈有既哉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殷不

用舊叶巨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叶反是莫聽湯

大命以傾反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疊山謝氏

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所以興

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挈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

○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

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

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

命傾覆而不可救也慶源輔氏曰匪上帝不

自不能用舊尔王能用舊則時亦當如舊矣

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者正謂是也正

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獨不

可為扶持憑藉之資乎唯其并入與法皆莫

命從而傾覆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竭

去例反枝葉未有害許曷瑕本實先撥方吹筆烈

反二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列二始制私

賦也顛沛音貝音什拔末皮八本反也揭本根蹶音起

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

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

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

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

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

爾華谷嚴氏曰王者天下之先撥矣枝葉蓋將從

也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

在殷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如大木之揭蹶

鑒厲王也○慶源輔氏曰如大木之揭蹶

起枝葉固未有害也而根本先自撥絕矣紂

與厲王之世政如此也每章必以文王咨商

又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尤切矣

蕩八章章八句

天台潘氏曰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

前四句謂天之降命亦不無不善惟人不能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多托文王告紂之詞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汝與是力汝德不明與天不誨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是數首章之意○廬陵彭氏曰板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意○廬陵大臣憂國愛君之心不敢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

之愚亦職維疾呼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多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庶者稜也角必有

稜故曰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

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

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東

呂氏曰此詩以威儀為主修身之道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臨川王氏曰德譬則宮城

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慎

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類色會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威德也○廬陵彭氏曰惟德之隅蓋有諸中必形於外

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觀會子所言正類色動容貌孟子所言也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華谷嚴氏曰詩皆自警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言抑抑

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

詩經卷之八

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

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慶源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

愚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

也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

足為怪臨川王氏曰庶人之愚則天疾也孔子曰民有三疾哲人而

愚則反戾其常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四國

順之况于謨定命遠猶辰告得反敬慎威儀

維民之則反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詩大謨謀也大謀謂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詩大謨謀也大謀謂

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

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

規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止於辰時告戒也

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

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

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

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疊山謝氏曰人君以一

身之法為天下之法也

○其在于今叶音興迷亂于政征叶音顛覆厥德

荒湛都南反于酒小反女音汝雖湛樂音洛從弗念

厥紹何罔敷求先王克共九勇反明刑光反賦也鄭氏曰與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與尚也

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問抑詩東萊王緣以余汝字得朱子曰如幕中之辯人反

以女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等類亦

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

道也共執刑法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所承

也先王之法甚明而不暇顧矣是豈可不入惟耽

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是豈可不入惟耽

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是豈可不入惟耽

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是豈可不入惟耽

流泉一作泉流

戎也

○肆皇天弗尚叶平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

興夜寐灑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

兵亡叶用戒戎作用邊他歷蠻方含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

兵作起邊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

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

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灑掃之常大而

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慶源

日此承上章兩言所為如此則必為天所厭

豈可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無近遠無細大
無常變皆當整辦飭備如此然後庶幾近而
吾民有所畏避也
上章所謂訐謨定命遠

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豐城朱氏曰夙興夜寐
齊家之事也豈不足以為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脩
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車馬所以

安身也固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
也尤不可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
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
於內而不遺乎外謹於大而忽乎細地有
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
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為詩謀定命遠
猶辰告之實也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慎爾出
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
白圭之玷
葉

反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禾反吾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
慶源輔氏曰質訓成與
侯

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
虞慮話言柔安嘉善

玷缺也
○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
山眉

蘇氏曰苟失其民心慢其侯度則將有不虞
之禍起
○慶源輔氏曰益之告舜以儆戒無

虞亦以闕失法度為免
蘇謹我
又當謹其言

語蓋王之玷缺尚可磨鑿
使平言語一

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慶源輔氏曰上三

三句治已之事也身正而后國治此尤不可
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章又兼話言言
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皆德之符
也下四句又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也○

定宇陳氏曰上以出話威儀對言下專以言
 語言蓋容貌辭氣皆德之符其不可不謹一
 也故此詩於威儀凡六言之而其言語亦三
 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行均不可知也
 易由言是也○段氏曰言者則行不可知也
 而此章末唯戒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
 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去聲居言語曰獨居思仁公
 主之玷是宮緇之行也○朱子曰不是一日
 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兩欲謹言也
 又曰南容深有意於謹言此邦有道所以不
 慶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勉齋黃氏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
 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只此再三日三
 也之

○無易反以由言無曰苟矣不用二句韻莫捫門朕音朕

舌言不可逝與舌音折矣無言不讎又反無德不

報救反惠于朋友已反庶民小子里反子孫繩

繩萬民靡不承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

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

由已易致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慶源

曰此章又承上章慎言之意而戒其言不可

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散動之無易

由不可言者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其

以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也常詠此二句則知所

也言之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

詩序大卷十八

十一

詩傳卷之十一

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謂孔氏曰朋友等庶民

小子則子孫繩繩華谷嚴氏曰繩繩如而萬

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叶魚反不遐有愆相

覲息亮反神之格叶剛反思不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

室西北隅也廬陵李氏曰曾子問謂之當室

也漏入覲見也格至度測矧况也射數通厭也

○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

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

常人之情其備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

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

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

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

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慶源輔氏曰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溫柔也

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有是心則有

是類此亦內外之符也常能如是則豈至於

有過夫乎然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天理存亡

只在敬肆之間須當於暗室屋漏之中不睹

詩傳卷之十一

言信州

十一

業明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可若曰此非
 顯明之人心處人莫予見也此心斷一萌則便間斷
 矣所以如此者蓋鬼神體物而不遺洋洋乎
 如在所上如此在其左右其至也尚不可測度
 况可厭射之乎唯不敢有所厭數則只是心始
 無間斷也○朱子曰相在爾室以下只是做
 存夫此言不但備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
 其所不睹不聞也廬陵彭氏曰視爾友君子
 於靜也相在爾室以下以誠而對乎天慎之
 也○疊山謝氏曰莊子云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
 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
 非無鬼責亦此意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時不君子不待言動而應事接物
 也○北溪陳氏曰屋漏人迹不到之地須是
 戒懼方無愧作君子不待言動而應事接物

方始信實未接物之前已無非敬矣不待發言
 而後信實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
 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北溪陳氏
 隱微而無妄所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此正
 真貫而無妄所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此正
 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
 矣安成劉氏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
 以過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內省不疚而
 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
 漏者是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誠之極
 庸之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蓋由
 無不正是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蓋由
 武公亦聖賢之道宜其
 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何反居淑慎爾止不愆于
 儀何反牛不僭不賊鮮何反息淺不為則投我以挑報

寺守大

十一

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小子京叶獎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之

君道言之也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同潰亂也

也華谷嚴氏曰虹謂幻惑也如蝦蟇○既戒以

脩德之事東萊呂氏曰戒以君爾為德俾藏

止不愆于儀此詩以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

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慶源輔氏曰不僭則

則又言永無虧損如是則鮮有不彼謂不必

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

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黃氏曰武

臣相應之機必即物理之易見者言之○豐

城朱氏曰言爾為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

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

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慎威

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

挑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

言理之必無者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以理之所

○荏而甚淶而漸柔木言緡之絲夷反温温恭

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與

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民各有心

興也荏淶柔貌柔木柔忍刃音之木也緡綸也

彼之綸以為弓也張子曰柔和人乃德之質○

言傳

言

慶源輔氏曰武公三以溫柔為言無不柔嘉也
 也辯柔爾顏也至此又明言溫柔為進德之
 基蓋人統溫柔則便消磨了那容氣消磨
 得容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容
 氣常相勝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君子小人入之別
 消盡者惟溫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溫
 容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溫
 者和本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
 為本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熟味其辭
 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
 武公作聖之在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
 功於是焉

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
 遠也東萊呂氏曰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

○於乎小子呼音未知臧否鄙音匪手攜之
 言示之事叶上反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

亦既抱子上同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音成音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
 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

華谷嚴氏曰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
 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註云傾頭與語
 又云口耳之間曰呼是携手
 提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常假令言汝未有

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慶源輔
 氏曰武

公老矣而使入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
 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事諭之明也
 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
 有警矣而猶不知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
 亦既抱子矣况耄期之人若不自盈滿能受

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又晚成者乎音

詩傳

言

○昊天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洛音視爾夢夢莫公

我心慘慘當作慘七到誨爾諄諄之純聽我藐

藐反義角匪用為教叶入聲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

聿既老叶音莫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

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

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於乎小子見上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

悔叶虎反天方艱難曰喪息浪反厥國通于取譬不

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適于捕反其德俾民大棘多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

忒差適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

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

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適其德而使民

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多

抑十二章二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

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

長士長西山真氏曰卿者執政之官師苟

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

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周禮

氏掌執戈盾夾車位宁有官師之典語

註中庭之左右謂之倚几有誦訓之諫

西山真氏曰誦書之官居寢有警薛音御之箴西山

真氏曰警御臨事有警史之道西山真氏曰

謂近習也道者全宴居有師工之誦西山真氏曰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

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西山真氏曰自儆以下無一人不使任

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

旅賁

語

西山

真氏曰

警

樂官

師工

樂官

不使任

不離

也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朱子曰

云箴諫之詞或董氏曰侯包廬陵羅氏

詩翼要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

日誦是詩而不離去聲於其側然則序說

為刺厲王者誤矣慶源輔氏曰衛武公

者也其所以至於睿聖者蓋本於此一

詩之中曲折次第唯篤志力行者當自

安胡氏未死之前誓言以此自警也○新

筵韓詩作飲酒悔過皆為有據矣但入

武公於國風二雅皆曰周之諸侯唯公

以為聖賢之徒矣風有淇澳無所脩固可

賓筵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
二詩在於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
體製音節又有合於大小雅乎然而二
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

無相
亂矣

菀音蔚彼桑柔與劉憂叶篇其下侯甸拊反力活采

其劉瘼莫音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兄與悅填

舊說古兮倬彼昊天叶鐵寧不我矜古

比也菀茂甸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音創悅

况音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

言久也或疑與瘼音顛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

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新安胡氏曰填

滿也積也倉兄填兮言倬明貌○舊說此為
悲閔積滿於中之意

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

則其說是也孔氏曰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

之畿內也左氏引大風以桑為比者桑之為

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

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

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

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

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

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安成劉氏曰呼天者亦無所歸咎之意也

後章言天之

○四牡騤騤，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

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

哀。賦也。夷，平也。泯，滅也。黎，黑也。謂黑首也。臨川王氏曰：黎，

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具俱也。燼，

靡有黎則黔首靡有子遺也。厲王之亂，天

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感也。○厲王之亂，天

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

之。慶源輔氏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

使人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

得而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

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

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衰也。○豐城朱氏曰：車馬

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

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籥之音

其欣欣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能與民同樂

也。其疾首蹙頰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能與民

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

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可不以絜矩

為心，而與民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

辭也。伯安成劉氏曰：皆芮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如字

云：徂，何往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

奚反。至今為梗。古杏反。叶

賦也。蔑，滅也。資，容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

詩傳

疑定也儀禮士昏禮註曰疑徂亦往也五競爭

厲怨梗病也錢氏曰梗水上浮也○言國將危

亡天不我養居無所之徂無所往三山李氏

之於天地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

階使至今為病乎五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

也遠矣慶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

階子則使其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

辭媿矣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反都但

怒五叶反自西徂東丁叶音靡所定處多我覯瘠武

反

孔棘我圍多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俾厚覯見瘠病棘急圍

邊也或曰禦也鄭氏曰禦多矣我之見病也

急矣我之在邊也鄭氏曰此士卒屢告自傷

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慶源輔氏曰土宇

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

三章雖皆是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

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

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反學

○為謀為毖必叶音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

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古叶

詩傳

卷八

賦也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三

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溢破義則失

其序矣○曹氏曰外之公侯伯執執手執執

物也朱子曰逝○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

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

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

執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執

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鄭氏曰我語汝以天下之憂教汝以次序賢

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執執物之用濯謂治

國之道當用賢者

○如彼邇風音反亦孔之僂音反民有肅心音普

反云不逮好音報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實音普

代食維好音多

賦也邇鄉音向僂音鳥合反肅進音五莽使

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邇風

之人喑而不能息孔氏曰風喑人雖有欲進

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

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

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

稼穡維實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息浪亂滅我立王降此五蠡賊稼穡五卒五荒靡有旅力以

念穹蒼夕 贅或訓卒荒靡有旅力以

賦也恫痛具俱也音贅屬音也言危也春秋傳

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音也言危也春秋傳

大夫盟君若贅旒然音註旒旗音卒盡荒虛也旅

與贅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

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蠡

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

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

禍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音穡以代祿食則

今日降此蠡賊稼穡卒瘁則中國之皆危無

可安之所矣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

以危困之極無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

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廬陵羅氏

十七年國人畔音襲王出奔音魏召公周公二相

行政音號曰共和○三山李氏曰太子靜匿召

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子代太子太

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

和十四年厲王死於音魏乃立太子靜是為宣

厲王○安成劉氏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

相音維此惠君民人所瞻音秉心宣猶考慎其

寺傳大卷十八 二 十一 一

率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

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

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

眾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

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所

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豐城朱氏曰秉心

公也考慎其相言其用人之當也彼順理之

君其於擇相也必眾以為可而後用之眾以

為否而後退之惟從乎眾論之公而不間以

一已之私此所以為民所瞻也彼不順理之

君則是其所是而為民所察眾謀之臧否好其

所好而不復審眾志之從違其使民眩惑而

○瞻彼中林性性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

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多

與也性性眾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

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康之不

如也呼普氏曰不如鹿性善羣得食則相○言

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東萊

日此言君暗於上俗毀於下自傷處斯世之

難也慶源輔氏曰朋友既相譖毀則不復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

至於狂亂也

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

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多

與也性性眾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

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康之不

如也呼普氏曰不如鹿性善羣得食則相○言

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東萊

日此言君暗於上俗毀於下自傷處斯世之

難也慶源輔氏曰朋友既相譖毀則不復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

詩傳大雅

二

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巨反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

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

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

王暴虐人不敢諫也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所

視所言無遠不察愚人所照物無適情故其所

不能一言我但無如以此畏忌何耳○華谷嚴

氏曰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名公曰甚於防川

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

賦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賁

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反維彼忍心是顧是

復房六反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叶徒反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

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

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

乃忍心不仁之人豐城朱氏曰良人者國之

者國之賊也則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

安為荼毒也東萊呂氏曰言王棄君子而厚

慶源輔氏曰上章之良人忍心則指當時士大

刺厲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指當時士大

也夫言

○大風有隧遂音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

維彼不順征五反以中垢居古反

與也五反隧道五反式用穀善也五反征以中垢五反未詳其義

或曰征行也五反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

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五反以興下文君子

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慶源輔氏曰此章以

起而為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違道悖理之人

之所為必光明小人之所為必隱暗君子之

穢光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

用其良覆俾我悖葉音蒲

興也音敗類猶言地音族也九峯蔡氏曰地敗

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

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耗

音也慶源輔氏曰上章以上兩句興下四句

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句厲王

說悅音榮夷公為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

公好去聲專利而不備大難去聲夫利百物之所

也夫言

詩傳卷之六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

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尚伯之憂非一日

矣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

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

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其用暴虐之證也所謂

謂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其用聚斂之證也

貪人之謂貪人用則必至於竭而怨之暴人

用則必至於竭而怨之暴人

以亡則君之憂將何時而息哉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

獲

郭叶胡反

既之陰

于煇反

女

汝音反

予來赫

各反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

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

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

赫然之怒於已也張子曰陰往密告於女反

謂我來恐動也亦通安成劉氏曰釋文陰或

眠莊子云以梁國赫我是也張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反必為民不利如云不

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反必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

諒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

勝也回適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

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背又
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
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
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諒曰不可覆背善言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未詳韻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
之寇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
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
厲內荏音稔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

文音問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
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桑柔十六章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新安

王氏曰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
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
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茂民二章言其
征役不息三四章皆言其亂離五章告
以救亂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七章言
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其獨用
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十一
章以聖愚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愚人
不能遠慮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
民之不賢也十四章言王之不善皆由
位之不賢也其僚友之詞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王曰於音乎音何辜

詩傳卷之八
二

詩傳卷之八

今之人天降喪反息浪亂饑饉薦反在句臻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叶桑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吐丁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

而轉也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

將雨其兆先見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而占

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薦荐通重也臻至

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

之也孔氏曰求慶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

宗伯禮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

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

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

所以祀山川皆祭神卒盡盧陵羅氏曰牲用不

少而易竭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

王之烈也暴虐內有撥亂之志撥治遇災而懼

側身脩行欲消去上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

反行百姓見憂孔氏曰側者反側也憂不自

正為百姓見憂朱子曰百姓見憂恤於王也故仍叔

作此詩以美之孔氏曰仍氏叔字春秋桓公

上距宣王之崩七十餘年趙氏世稱孟仍氏

或亦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

於天之詞如此也曹氏曰雲漢昭回則其非

詩傳卷之八

氏曰瞻仰昊天不見兩侯於是數傷人之無
 辜而遇此喪亂飢饉也○疊山謝氏曰桑柔
 以稼穡卒瘁為天降喪亂民為天亂雲漢以
 為天降喪亂民為天亂食為天民薦臻
 會皆可言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民食如
 矜惻但不舉言於己之神無不求也○消災
 於牲無所愛也圭璧既卒言羣祀備舉
 而於玉無所吝也○何為其莫我聽乎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裡祀自郊徂宮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
 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蘊蓄者鬱積驕亢之
 氣薰炙而病人者也○濮氏曰蟲與蠱同旱

人熱熏
 珍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

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
 不裡祀矣○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

屬也天言奠其禮地言瘞其物互以相通○

宗尊也
 濮氏曰祭畢凡幣帛祝冊之屬燎而瘞之

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

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
 我而其力不足以致勝早災而不肯臨我○慶源輔氏

帝其力能勝早災而不肯臨我○慶源輔氏

日先郊後宮先尊而後親也上下先天而後

地也靡神不宗編舉所祭之鬼神也前言舉

先舉其禮此言宗極其尊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也以該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之也

亦通夕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兢兢業業如霆如

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反昊天上帝則不

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反業業危也如霆如雷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

言畏之甚也子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

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詩子曰說

文言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必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

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朱子曰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而上天又

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

將自此而滅也豐城朱氏曰靡有子遺則其

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赫赫炎炎云我無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反赫赫炎炎云我無

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五反羣公先正則不我

助所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

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

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
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孔氏曰正者長也先

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息望之矣所謂垂
涕泣而道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兢兢業業

命近止即上章所謂則不我遺也靡瞻靡顧

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所以望之者
各有輕重之不同也○安成劉氏曰忍之一

○早既大甚滌滌徒歷山川旱魃蒲末為

虐如憐音如焚符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

先正則不我聞反昊天上帝寧俾我遜古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

魃旱神也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

也熏灼遯遯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

去也○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憯

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昊天上

帝則不我虞具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詩經大雅旱魃

詩經卷之十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瘼病，惜魯也。祈

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

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曹氏曰：月令祈

辛郊祀天也。天宗，註云：謂日月星辰也。夫自

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可謂風矣。○

豐山，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稼

于上帝，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虞

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

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慶源輔氏曰：言欲去

勉而不致去也。蘇氏以畏為不敢，甚當胡寧

瘼，我以旱，措不知其故，祈年則孔風方社則

不莫，皆自反之辭也。我雖自反，如此而天則

不我虞，度也。然我之敬恭，明神不敢少怠，則

明神宜亦無所恨怒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韜居六裁庶正，疚示冢

宰里反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已反靡人不

周無不能止，瞻仰音印音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孔氏曰：散無友紀者，

謂之散，故或曰友疑作有，韜窮也。庶正，衆官之

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

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

也。歲凶，年穀不登。孔氏曰：四時一次也。終日歲取

不登，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則趣馬不秣，氏

不登，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則趣馬不秣，氏

詩經卷之十

言傳... 三

除去聲○朱子曰秦漢謂天子所行之道為馳道不

祭事不縣祭音懸○孔氏曰所驅馳之大道不使人除

膳夫徹膳孔氏曰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孔氏曰左右之官布

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

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東萊呂氏

之意也慶源輔氏曰瞻仰昊天云如何里蓋

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安成劉氏曰孟子

之俚為証然則里理俚蓋通用

○瞻仰昊天有嗟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

無贏音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于偽我以

戾庶正叶諸瞻仰昊天曷惠其寧古

賦也嗟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

望雨則有嗟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羣臣

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

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

所以昭假者而備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

所

字傳

八

三

一

已乃所以定衆正也不寧而庶官定者也於

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

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兩者畏懼之甚且

不敢必云爾豐城朱氏曰始言有嘆其星嘆

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爾成盡其

責於已惟其責之在已者不可不盡故當

一人也固以定衆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

雲漢八章章十句段氏曰李氏云宣王之

母先祖又告於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

為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

不中興乎○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

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

崧息中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鐵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四國于蕃分叶

四方于宣夕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

西華胡化北恒是也爾雅註曰岱宗泰山也

恒常山陰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

刑者孔氏曰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

林氏曰呂與甫猶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

荆與楚商與殷

呂刑者之子孫也東萊曰宣王時賢諸徒同有功於

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申申伯

也皆姜姓之國也三山李氏曰申侯爵以

子曰南陽有申城申伯國翰翰蕃蔽也○宣

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

之言嶽山高大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

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

天下也孔氏曰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蓋

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

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備其職嶽神享之故

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

之也黃氏曰維嶽降神乃詩入形容之辭以

慶源輔氏曰申伯侯皆四嶽之子孫也而

為周室之世臣今申伯又元舅之尊而

封于謝功業之盛富貴之極是豈無自而

哉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

然也其旨深矣○葉疊申伯王纘祖管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

式叶失王命召伯莫叶通定申伯之宅叶達登是

南邦叶下世執其功多賦也疊疊強上勉之貌朱子曰與疊疊纘繼

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慶源輔氏曰申伯

言傳... 三十... 六...

王殺之心也繼其先世之事故邑國都之處也謝

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南陽縣今屬南陽府隸河

南○曹氏曰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

使紹封于申宣王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孔氏曰

賢當之使南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

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廬陵彭氏曰

為諸侯故王使繼其事而邑于謝式于南邦

與國成休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孔氏曰王肅云召公司空主繕治營築城郭

述謝也○安成劉氏曰如或說則此章前四句

申伯定邑居常守康公之職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反因是謝人以作爾

庸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田叶反王命傳御遷其

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釋文

亦作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

其經界正其賦稅也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

山謝氏曰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

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

傳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

寺傳... 卷... 八... 三... 二... 一...

也慶源輔氏曰庸恐只是言城定居宅作城

後築城郭亦名伯為之也王命傳御遷其私

其城則城郭亦名伯為之也王命傳御遷其私

人者不敢自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出封

于謝不敢自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出封

使以命之豐城朱氏曰微出田王者之私思故以命

故以命之豐城朱氏曰微出田王者之私思故以命

以待申伯則王厚矣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

蒼諸子所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

漢東平王蒼來朝歸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

國中傳日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

歲以上能趨拜

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倣其城寢廟既

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各反通四牡躑躑渠略鈞

膺濯濯也倣始作也藐藐深貌躑躑壯貌濯濯光

明貌申伯之功皆召伯所營也

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而使之

公既造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

之說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

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東萊呂氏曰韓奕

于王則是諸侯之瑞圭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

寺學大經十八 三十八 一

言... 全... 十... 一...

非諸侯之圭近辭也朱子曰讀如彼己之子

故以為寶華谷嚴氏曰五章迷遺之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遣申伯之有禮也

路車非苟封之以謝也錫爾介圭以圖爾居莫如

苟與之圭也往近王舅南土

是保欲其保障此南土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反芒悲申伯還南謝

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反直里其糗

賦也張音郟在今鳳翔府郟縣今隸在鎬京之西

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

故餞于郟也孔氏曰自鎬適申則塗不經郟

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孔氏曰謝于誠峙積

糗鄆既餞還經於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音

積其餼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去聲積音故能

使申伯無留行也東萊呂氏曰是詩載封申

莫不由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

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餞申伯之誠意

○申伯番番音波反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反吐丹

申伯者可謂至矣待無道路留滯之虞於是

○申伯番番

分音波反

既入于謝徒御嘽嘽

反吐丹

周邦咸喜我有良翰千反胡不顯申伯王之元舅

文武是憲言反虛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

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

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

為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為法也慶源

輔氏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

王但見其武故終則并文言之○南豐魯氏

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異

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華谷嚴氏曰七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反又此萬邦聞音于

四國通于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

申伯丞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孔氏曰

先嘗為尹誦工師所誦之詞也孔氏曰詩者

官曰氏馬五碩大風聲肆遂也疊山謝氏曰此雅

樂以為碩大風聲肆遂也也正言其事形容

宣王眷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體故曰風○

慶源輔氏曰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

也其德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

名聞著于四方之侯國此尹吉甫之詩所以

不容不崧高八章章八句華谷嚴氏曰此詩多申

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名伯是營

詩傳大雅卷八

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既曰王命伯
徽申伯田又曰王命伯
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保既入于謝
登是南邦又曰南土是保既入于謝
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
一穿鑿分別也○問崧高烝民二詩皆
是遣大臣出高諸侯築城朱子曰此也
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
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
攘○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
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
吉甫送申伯雖小不同也
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
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
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孔氏曰周語稱樊仲山甫

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樊邑在東都畿內○宣王命樊侯仲

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

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吊

反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

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

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

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

者朱子曰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者

詩傳卷之八

言... 全... 十... 四... 十...

物物有則止於仁君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
也視遠惟明日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
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也○西山真
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
物也○此天地之間莫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
一則之謂一也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
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而况
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
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
保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慶源
輔氏
日天祐人君莫先於生則所以鍾其秀氣而
賢佐莫切於生賢子孫則所以鍾其秀氣而
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華谷嚴
氏曰民
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
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以開於國家之

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豐城朱氏曰天監
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于下也昭假于
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
昭明之德格于天而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
鍾粹美之德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
同而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
也
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
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
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
讀者其致思焉乾軒蔡氏曰天命所賦謂之
則人性所稟謂之彙存於心
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
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
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蓋謂秉彝好德
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
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龜山
楊氏曰孟子所引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

詩... 大... 全... 十... 四... 十...

言... 四... 二... 一...

而詩語自分明今尹吉甫亦是不知此... 源輔氏曰首四句尹吉甫亦是平說將下來... 而包涵至大義味淵永使孔子證其旨深矣... 知道而孟子又引以為性善之證其旨深矣... 所謂文德者以宣揚道也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 學問文章以宣揚道也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 之興也宜哉○定宇陳氏曰天之生人則其致... 成形理亦賦焉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 者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 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 惟其有此理是以此彞惟其性秉此彞是... 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 善可知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 至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若賦

詳未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

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

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

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

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

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

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

甫之德慶源輔氏曰令儀令色柔嘉之發於

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脩之不

詩傳... 四... 三... 一...

布宣乎王命是皆柔嘉之德致然也。○問五
 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甫之德剛
 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
 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
 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朱子
 曰如柔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
 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范淳夫趙清獻蘇子
 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
 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却柔得好如山甫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好山甫
 子不是一向柔去看文字要得不可言外之意若
 以柔嘉維則為入德之方則不可言人之進德
 健須要剛不息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璧無詳績戎祖考王
 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
 發方反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
 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而太保

抑其世官也。與朱子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

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其曰保茲天子

知此正名康公之舊職可出承而布之也。納

行而復之也。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

後世不善者繳納之類。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

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

總領諸侯黃氏曰天子之職論一相宰相之

營四方慶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崧高言式

言何六筆

四

一

家宰之事績戎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
職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
政于外四方爰敷此言經營四方也○廬陵彭
茲築城于齊則亦經營之一事也○盧陵彭
氏曰績祖考保王躬蓋欲其以孝於父祖者
而忠於君者而出納王命賦政于外蓋使之以忠
於君者而及於民○新安胡氏曰出納則居
中以通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
方之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仲山甫

明即反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反

以事一人多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

否音鄙也善惡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

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

軀之謂也甫將之日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

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身可以保其位今

而行自然所謂明哲者只是身可以保其位今

人以邪心讀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

便宜如揚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

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

一生彼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

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又曰無一

理不明即是明哲善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

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
○今人皆將私看了必三於孔光之徒而
後已○雙峯饒氏曰明者大無不照夜謂哲
者微無不察之謂也保身者其中解怠也
人天子也之慶源輔氏曰肅肅則奉而行之邦

詩傳

四

一

國則有順有否山甫則能狀而辨之此則承
上章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而明哲也大凡徇
外者多忘乎內而山甫又能以明哲而保其
身守已者或簡於人山甫又能以風夜匪解以
為全德也此其

○人亦有言柔則茹反忍與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吐剛

畏彊禦多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曹氏曰

嗇之名若茹○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

草茹毛然故不畏彊禦孔氏曰如柔吐剛喻見寡弱者

山甫則不然也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不茹以此觀

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不茹以此觀

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
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上蔡謝氏曰柔不

寬仁之勇柔嘉維則者也慶源輔氏曰二

章既稱仲山甫之德柔嘉故此章又以其剛

亦不當剛而不畏彊禦者言之柔而不過乎則

枉道者併上章以保其身而言之也○安成

劉氏曰周子以柔善為嚴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

惡為彊梁剛善為嚴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

柔善而無剛惡也無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

軟美無剛惡又無柔惡故其保身不至枉道

蓋其剛柔合德而發皆中節也○豐城朱氏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持得大全冊八

我儀圖五叶反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五叶反之

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多

賦也輶輕其劉氏曰駟職曰輶車者亦取儀度

徒洛圖謀也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

言王闕故曰衮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

輕而易反以鼓舉然人莫能舉也慶源輔氏曰

有自一身而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

意謂然不知非知至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

鄭氏曰我吉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

之而恨其不能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

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

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黃

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

而莫能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

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

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華谷嚴氏

其德足以格君也○慶源輔氏曰舉在我之

德至是又不可獨以柔稱矣○豐城朱氏曰

舉已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

用即上章所謂能保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反在接每懷

詩經卷之八 四十七

靡及業反極四牡彭彭叶鋪八鸞錚錚七羊王命

仲山甫城彼東方今步

賦也祖行祭也曹氏曰頽師古云祖者送行

累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

神其祭設輶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

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曹氏曰車徒之行

每以不及事為懷蓋言其志也○慶源輔

氏曰每懷靡及應四章之夙夜匪解也東

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

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

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魯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計獻公

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

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阿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叶反仲山甫徂

齊式造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情反仲山甫

永懷以慰其心今

賦也式造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

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

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魯氏曰賦政

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

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

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

也慶源輔氏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大人

理而其輕重緩急之序則於心自有定見吉

甫知之故吉以遄歸焉所以安其心也穆如

清風者言如清微之風化養

萬物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朱子曰看烝民詩左傳

虞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好

人如烝民詩大故細臆○定字陳氏曰

首章推原天生象人稟氣受性之所同

而仲山甫則鍾氣之秀而全性之德者

篇之內諸章多有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

則之則即有物有則之則儀色之令威

儀之則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不如剛

不吐則剛柔不過其則也民之稟氣受

性雖同而氣未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

德雖易舉而不舉也山甫鍾其秀氣

而全其美德是以獨能

舉此德而異於凡民耳

弈弈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考叶與韓侯受命

王親命之續我祖考道上與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佐我辟音懈叶虔共爾位朕命不易音壁榦音力反不庭方以

賦也弈弈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

城縣今隸陝西甸治也須溪劉氏曰將言韓

紆餘深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

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

續繼我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

也虔敬易改黃氏曰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

榘正也榘鄭氏曰作榘也榘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

君也鄭氏曰戎辟此又戒之以脩其職業之

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

作此以送之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

述王親命之詞也○受命者韓氏曰夙夜匪懈

勤也虔共爾位敬也為諸侯而能勤與敬若

此則能無廢朕命矣榘不庭方以佐戎辟言

我既信任於汝如此之諸侯則助王以榘正之

也○豐城朱氏曰朕命其所正者亦追循之國耳

庭方以敵王之愾也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

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

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錯衡郎反玄

衮赤舄鈎膺鏤錫羊音鞞反若郭鞞反若弘

脩革金厄反於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

瑞于王也孔氏曰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

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過會

賜之如下淑善也交龍曰旂綏章漆鳥羽

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

言傳... 卷之... 七

孔氏曰夏采註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以
為綏後世或無漆鳥羽或旄牛尾為之綏於
幢上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鏤刻金
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鏤刻金
也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也孔氏曰以鏤金

當盧者當馬之額鞞去上聲毛之革也鞞式中

也謂兩較角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

牢固也孔氏曰以去毛之反施於淺虎皮也

毛氏曰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字一作幣又作慎以有

毛之皮覆式上也孔氏曰幘幣慎字異而義

官中車犬慎新慎皆以有毛之皮條革轡首

也曹氏曰以條皮為轡其金厄以金為環纏

也 搯轡首也釋文曰搯厄同○新安王氏曰此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餞之清酒百壺

其殺維何魚反鼈鮮魚其藪音維何維筍音

及蒲其贈維何乘反馬路車邊豆有且音

反 侯氏燕胥音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

始行焉孔氏曰始行為祖祭者為尊其所往

祭故云尊其所往始行屠地名或曰即杜

也在陝西西安府鄠縣○杜詩註曰漢志在

寺傳... 卷之... 五

詩經卷之八

長安南五十里顯父周之卿士也之疊山謝氏曰申伯

之禮亦行王使顯父餞朱子曰對肉

謂道筍竹萌也蒲蒲弱也豆孔氏曰醢人加

筍道蒲始生水中取其中心入地蒨大如七

柄正白生噉之甘脆○慶源輔氏曰酒之多

也及贈之厚示恩也且多貌侯氏觀禮諸侯

來朝者之稱東萊呂氏曰觀禮來朝之諸

相也或曰語辭言新安王氏曰此則指韓侯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五利俱衛父音

之子里反韓侯迎魚觀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

彭彭郎反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從

之祁祁反巨移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反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

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以

目王焉猶言宮郊公黎比音公也華谷嚴氏

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

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謂之

汾王之類乎蹶父周之卿士音姑音姓也諸娣音

秩也廬陵羅氏曰妻之一國弟二國甥公羊傳云

姪娣從姪者何諸侯娶一國則弟二國甥公羊傳云

劉氏曰嫡妻有娣有姪同姓二國之甥亦有成

九女也則祁祁徐靚淨也其行動靚言其容

飾如雲衆多也禮慶源輔氏曰此章言韓侯迎以

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壻又周之賢卿士也此

言韓姑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之此言親迎

之得禮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

韓侯車馬與衛之光顯也諸婦從之祁祁如

盛儀韓侯顧之矚其盈門言韓姑之也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其相息

攸莫如韓樂力告反叶孔樂韓土川澤訏訏

有虎慶既令居於叶斤御斤韓姑燕譽羊諸二

反音二有虎慶既令居於叶斤御斤韓姑燕譽羊諸二

賦也韓姑厥父之子韓侯妻也臨川王氏曰

以姓配夫之國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

甫大也嘖嘖衆也吉日震作貓似虎而淺

毛爾雅曰虎竊毛謂之彪慶喜令善也喜其

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慶源輔氏曰此章

擇所居也厥父孔武靡國不到者言其武勇

健敏其為卿士出使侯國所歷之多而為其

子韓姑擇可嫁之所莫如韓國之樂也重言

甚樂之韓土有川澤訏訏然大大也既言川澤

而獨韓之川澤訏訏然大大也既言川澤

不惟水陸所產如此大澤多而又有熊有羆有

詩傳卷之八

五十一

之言有韓之善居則韓姑之安與樂也可知矣上
韓姑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
咸和則家道正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
所喜而王朝之臣所贊詠也○疊山謝氏曰
此章專言韓姑從夫而樂其家○曹氏曰此
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
所有碩人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
國也

○溥彼韓城燕亦因有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

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貆反母伯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

羆音夕賦也溥大也燕音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貆夷

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孔氏曰什一而籍是

籍為稅也貌猛獸名孔氏曰一名執夷虎豹之

之義也黃羆赤羆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韓

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

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

丘之類也孔氏曰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

當在成王時命為侯也○朱子曰不知當初

何故不教本主人築又須去別處設人來豈

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

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却

去建康府設人來這般却曉不得○東萊呂

詩傳卷之八 五十一

詩經卷之八

五十五

命燕城韓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

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伯三山李氏曰因以其

也以備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

所有於王也壘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

邊方慮亦詳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

職貢於王也但言三獸以皮者猛獸韓國所

也○豐城朱氏曰彼韓城之廣而大者乃名

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既因百蠻而

為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為之伯

則脩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脩其職

首章之謂以終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呀他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

於江漢之間名公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

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魯僖伐淮夷應在

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永嘉陳氏曰淮

有夷則在淮南北徐州有夷則在淮南北

也若在地理考之曰江漢非所由入之

彼淮浦省此徐士者是淮北之夷也若

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

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

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

詩經卷之八

五十五

賦也虎台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并其田也

疾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

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名公朱子曰

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永嘉陳氏闢

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

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

理之盡南海而止也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

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賦之法疑於病且

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且

一於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

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

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

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并其田畝豈無以

為病者淮夷甫平而遽然為此豈無以為急

者而王之心則不然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

正於王國之法度耳○安成劉氏曰此章

言穆公因平淮夷而又成開復之功也

○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呼

無曰予小子呼獎召公是似叶養肇敏戎公

用錫爾祉夏

賦也旬徧三山李氏曰十日為宣布也自江

漢之辭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音也翰

榦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女公功也○

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台公為楨榦今
 女音汝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台
 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
 如下章所云也鄭氏曰此迷其祖之功以勸
迷王命而名公之詞以終上章所言之事○豐城朱氏
之意而先王受命有榦榦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
曰昔者實文武之損榦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
公者實文武之損榦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
宣也豈惟一人之為亦惟先人之功未服豈
果錄以繼先人之業為心則惟夷之未服豈
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
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
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真
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釐力之爾圭瓚果才旱秬音巨鬯勅亮一卣音酉

釐力之爾圭瓚果才旱秬音巨鬯勅亮一卣音酉
反力之 反才旱 反音巨 反勅亮 反音酉

未詳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于周受命叶滿
 自台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彌
 賦也釐賜音五卣尊也盧陵羅氏曰爾雅夬居
中○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按鬱人掌和鬱
鬯以實夬而陳之則鬯當在夬而此及尚書
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
夬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台祖
 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台公策命之
詞孔氏曰上言用錫爾言錫爾圭瓚秬鬯者
 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
 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

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于周受命叶滿
 自台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彌
 賦也釐賜音五卣尊也盧陵羅氏曰爾雅夬居
中○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按鬱人掌和鬱
鬯以實夬而陳之則鬯當在夬而此及尚書
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
夬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台祖
 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台公策命之
詞孔氏曰上言用錫爾言錫爾圭瓚秬鬯者
 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
 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

不敢專也孔氏曰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又使往受命於

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

之孔氏曰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

受賜於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

時此意賞非宣王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

也功非名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

以報宣文武之德矣三代令王之德必能盡心盡力

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而召公拜

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

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爾豐城朱氏曰釐

廣其封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拜

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反作召公考叶去反天

子萬壽叶殖反明明天子叶獎反令聞音問不已矣其

文德洽此四國叶越反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

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

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

壽也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之詞也

廟器而祝君之詞也天子萬壽者述穆公之詞也

銘是迷其詞勒古器物銘云邠拜稽首敢對

詩傳大雅卷第八 五十一

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音恭伯尊敦音對邠

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

而此祝君壽耳朱子曰此章大抵類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

○考古圖曰邠周大夫也揚天子休命用作皇

考龔伯尊敦者古者爵有德祿有命用其考

太廟祭之日一獻君行立於階之南南向

受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拜稽首

圖器多歸而舍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

有是詞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

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

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慶源輔氏曰穆公本

乃不言其武功而但願天子陳其文德以洽

四方之國則用兵豈聖人之得已哉而穆公

愛君之忠誠亦至矣○安成劉氏曰上章王

命穆公則欲其於召公是似而肇敏戎功此

章穆公祝君則欲其長保令豐城朱氏曰上

上下之情可謂交相愛矣○乃勸勉之語祝頌

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

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猶願其令聞之

不巳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

文德之洽焉若名穆

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黃氏曰此詩也乃名公奏

師而往非為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

自安耳次則淮夷之功除而其功成次

則安民之政舉而賞功廣次則人臣報塞

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臣報塞

去義也○華谷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

詩傳卷之八

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
 命召公平淮南方之役至再三命皇甫平淮
 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未定
 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
 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
 山揚氏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
 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
 甫造之徒以之伐獫狁以之平淮夷卒
 易未濟六五諸臣之力亦九四震用伐
 此詩之末所以言宣王二年有賞于大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南仲大叶音祖大師
 皇父叶音整我六師以備我戎叶音既敬既戒叶音
 反力 惠此南國叶音 通反 越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
 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自冢宰兩下
 謂之六卿大師而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
 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
 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孔氏曰丁
 亦未可知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
 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
 行之六軍備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
 南方之國董氏曰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
 也○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戎臨事而懼也敬
 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

詩傳卷之八 六十一

詩傳卷之八

卷之八

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
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妄故其言如此○新
安胡氏曰既教則不敢輕肆恠戒則不致妄
殺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為南
國也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
其世功以美大之也疊山謝氏曰宣王命將
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事念慮一
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即戒我
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象呂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

也程伯休父周大夫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
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

氏則其後也當宣王時夫其官守兩為司馬
伯爵休父字也○漢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
事也師朱子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曹氏曰
後三農得所以成就者不廢也○言王詔尹氏

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
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

也朱子曰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
曹氏曰徐州南至淮淮夷則東夷之種散

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

詩傳卷之八

卷之八

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

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大將則曰整我六師以脩我

戎既敬既戒率彼淮南浦省此徐士不留不處

行戒就緒者宜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

其目也兵以速為上久則毒民而傷財○鄭

氏曰軍禮司馬掌其戒誓○安成劉

氏白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之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

遊徐方繹騷侯反蘇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

驚多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

其威可畏也慶源輔氏曰赫赫業業言有嚴

天子之威靈氣焔烜赫而威大

也如此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

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曹氏曰雖以天

亦安徐詳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

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

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

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臨川王氏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

作蓋江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也如雷

如霆先加以聲也如震如怒復致其實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徐夷已震

恐也○豐城朱氏曰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

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

心矣

詩傳

卷八

一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五叶進厥虎臣呼

如虓反火交虎鋪反普吳敦淮漬反符云仍執醜虜截

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虓虎之自

怒也將帥之勇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

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

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

貌慶源輔氏曰言主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

而制勝也

○王旅嘽嘽反吐丹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苞呼鋪如川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

國通呼越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

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

禦也孔氏曰兵法有動則不可靜靜則不可驚絲

絲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

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

盛如此疾言其強不可絕言其盛不可動言其靜

不可禦言其強不可絕言其盛不可動言其靜

此濯征徐夷馬得而不可勝言其無敗之形以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直反徐方既同天子之
功金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金

反回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

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

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

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

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

是也慶源輔氏曰言由王道之信大故徐夷

獨違恃王則振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

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詐徐方於是服
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
無二心置其腹中故也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
赤心置其腹中故也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
北伐玁狁西征羗戎南威蠻荆獨徐方未服
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徐方未服
旋而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
王憤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安成劉氏
曰此言王師成功而歸因戒之以王猶允塞
亦若上篇卒章言其文德也○豐城朱氏
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
以見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
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
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親來而人以
為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
服之也終而曰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
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
而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哉干戈而橐弓矢
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因以為戒者

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舊說古不寧降此

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叶不寧降此

疾靡有夷届音戒叶罪罟不收靡有夷瘵音賊蟲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五音瘵賊害苗之蟲也疾

害夷平届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

奄人廬陵羅氏曰奄人周禮司刑註奄精氣閉藏

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奄釋文掩致亂之

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

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

其病於是有人為之蠱賊刑罪為之網罟

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慶源輔氏曰瞻卬是

也固已甚病而不寧矣又降此大亂使國家

之勢捏杙不安而士與民皆病也小人而為

之蠱賊者無有平夷瘵愈之望則士民之病未

已也此蓋極言天下之病○鄭氏曰如蠱賊

無不收斂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

○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二音之人有民人女覆

奪反徒活之此宜無罪女反收由二反之彼宜有

罪女覆說音脫之夕

賦也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收拘言

說赦也罪者反赦之亂世昏君刑罰不中皆有

此類也慶源輔氏曰上四句承上章竊賊

下四句則承上章罪者之言而述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厥哲婦為臬反堯為

鷓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反亂匪降自天

叶錢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反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

覆懿美也臬鷓惡聲之鳥也山陰陸氏曰說

也臬食母破撓食父鷓怪鷓也長舌能多

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

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

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

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臬鷓蓋以其多言

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

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

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

豈可近哉臨川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

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

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

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而廬陵歐陽氏曰女色

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語粹而不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

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由哲夫成慶源輔氏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哲夫成

有城哲婦傾城便判得男女之德不為禍也懿厥哲婦指褒

似非不美也非不哲也而為象為鴟非不能言也而適為亂階厲字便應首章厲字說故

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結上文長舌之言他

人則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誣譖夫入則我敗於已而豈可近也

歐陽公之說明婦寺相倚而為奸之戒其意切矣其少小質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思

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

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因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

○鞫人伎反之鼓忒譖反子念始竟背必墨反豈曰

不極伊胡為慝如賈古音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

事休其蠶織今夕賦也鞫窮伎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

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

以其知辯窮人之言其心伎害而變詐無常

新安胡氏曰此章極言婦寺之惡七鞫入者其獄之鞫推勘窮究之意婦寺所以鞫入者其

心伎害變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
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
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慶源輔氏曰知則皆亦承上章而言婦寺而有知辯者之為害也以其自知辯窮人之言不用心伎害而變詐讒慝害此說盡婦寺之情狀不為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去聲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聲也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新安胡氏曰譬如君子當求仁義賈利廷公事又且聽其譖毀惟婦言是用其欲不速公事又且聽其譖毀惟婦言是用其欲不速

亡得乎

○天何以刺叶音何神不富叶方舍爾介狄

維予胥忌不吊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多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吊閔也○言天何用責

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思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慶源輔氏曰

自古寵任婦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其所以論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

自脩令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

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君有君之威儀

儀臣有臣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

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或曰介狄

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國語晉獻公伐

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

兵禍猶天而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

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

言之以警王也東萊呂氏曰前章曰不吊不

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

○甯必音沸音檻反胡覽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

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五叶下藐藐昊天無

不克鞏古叶音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上同

興也甯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

貌鞏固也○言泉水瀆甫問涌上出其源深

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

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

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

詩經卷之八

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瘼都田反我饑饉

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賦也篤厚瘼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

○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

也慶源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為急疾故其

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

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此

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安成劉

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為無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災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戶工反昏椽丁角反靡共恭音

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工叶反

賦也訌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共與恭

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適

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蝨賊昏椽者

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

之亂其國乃在內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

日蝨賊內訌蓋蝨賊之害椽亦在內而不皆

在外也指昏椽而言并闡宜在其中矣

致亂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

其職業但相與為國則豈不僻之行而王乃使

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臯臯訛訛音非曾不知其玷丁險兢兢業業孔

填已見不寧我位孔貶五賦也臯臯頑慢之意訛訛務為謗毀也玷缺

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

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

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慶源輔

又言王之舉措顛倒錯謬用者不賢而賢者

不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

所以必用夫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

耳然亦臯臯訛訛者善於毀人以自蓋故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集注茂如彼棲西音苴七如

我相息亮此邦無不潰止未詳木或水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

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旱草喻其國之

無生意終必潰亂而已○華谷嚴氏曰谷風

有洗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

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䟽斯

詩傳卷之六 七十一

釋

薄

賣

胡不自替

職兄

况斯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賦也

時是

疾病也

疏

糲

也

稗

則

精

矣

精

矣

精

矣

精

矣

精

章

栗

米

之

法

糲

十

稗

九

整

八

侍

御

七

糲

替

廢

也

兄

悅

同

引

長

也

言

昔

之

富

未

嘗

若

是

之

之

疾

也

而

今

之

疾

又

未

有

若

此

之

甚

也

彼

小

人

之

與

君

子

如

疏

與

稗

其

分

審

矣

而

曷

不

自

替

以

避

君

子

乎

而

使

我

心

專

為

此

故

至

於

愴

悅

引

長

而

不

能

自

已

也

憂

亂

而

無

精

緒

之

意

謂

池

之

竭

矣

不

云

自

頻

泉

之

竭

矣

不

云

自

中

諸

溥

斯

害

矣

職

兄

斯

弘

不

裁

我

躬

弘

反

姑

反

姑

賦也

或問

此章

疑是

比體

如

頻

厓

溥

廣

弘

大

也

何

朱

子曰

作

也

池

水

之

鍾

也

泉

水

之

發

也

故

池

之

竭

由

外

之

不

入

泉

之

竭

由

內

之

不

出

言

禍

亂

有

所

從

起

而

今

不

云

然

也

朱

子曰

看

詩

不

須

著

意

涵

矣

自

好

因

舉

池

之

竭

此

其

為

害

亦

已

廣

矣

是

我

心

專

為

此

故

至

於

愴

悅

日

益

弘

大

而

憂

之

曰

是

豈

不

災

及

我

躬

也

乎

乎

○

昔

先

王

受

命

有

如

召

公

日

辟

國

百

里

今

也

日

感

反

子

六

國

百

里

於

烏

乎

呼

哀

哉

維

今

之

尚

有

舊

已

反

巨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感侵也

○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

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

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

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

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

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

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

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慶源輔氏曰此則明言先

王用得其人而興今日用非其人而亂任用

一乖而效驗大異因數今世雖亂而豈不猶

有舊德可用之人乎○華谷嚴氏曰此章思

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曹氏曰當是

時禍亂雖已窮極然去先王中興之日不遠

其舊臣故老無尚存者乎○定字陳氏曰此

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拳望望之意前詩望其

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

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

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哉

召旻七章

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

召旻以別小旻也止齋陳氏曰周南係

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

於風之終係以邠雅之終係以召旻豈

非化之表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安成

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

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

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感侵也
○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
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
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
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
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
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
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
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慶源輔氏曰此則明言先
王用得其人而興今日用非其人而亂任用
一乖而效驗大異因數今世雖亂而豈不猶

有舊德可用之人乎○華谷嚴氏曰此章思
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曹氏曰當是
時禍亂雖已窮極然去先王中興之日不遠
其舊臣故老無尚存者乎○定字陳氏曰此
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意前詩望其
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
人審如是則否雅可泰危猶
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哉

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
召旻以別小旻也止齋陳氏曰周南係

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
於風之終係以邠雅之終係以召旻豈
非化之表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安成
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向第七
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
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

之終變
風數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之', '終', '變', '風', '數', '蕩', '之', '什', '十', '一', '篇', '九', '十', '二', '章', '七', '百', '六', '十', '九', '句']

175
205
10

